

諸儒鳴道

十二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六

上蔡先生語錄

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

而已矣輪回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九人困故

而太虛決知其無盡必為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

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

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

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

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

春語上

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

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

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

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

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

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却須教他識箇體段

始得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

于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

其本性一安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



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班半點遂將擎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

覩着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叅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來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

素語上

三

集注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予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橫渠嘗言五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

之間須子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鎗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纔有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也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說循字

天語二

四

陳明

不着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宜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來

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拍額而集不動聲色何以驗之曰只議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

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抄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抄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抄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温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温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即三五年不能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問温公所學如何謝曰曾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吕微仲何如謝子曰他不合尚有貴底相態在不是明道嘗曰宰相吕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吕晉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食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

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
點推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
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伎只傳顏子得
心齋

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
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
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
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
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
始得邵堯夫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
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
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

素語二

六

五

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
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謝子因曰昔富彥
國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
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謝曰兩說都得
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曰與聖門却不同何故却不同曰
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何故却
不着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
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
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
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
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

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邵精於數知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將此事來把在掌握中直敢做大以天自處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衆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直是不管你也可謂豪傑之士

學者須是曾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在鄆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
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曾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

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發處只為泥却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

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
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
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
在肚裏也即不得

問爲政如何謝子曰吾爲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吾
信既立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債
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爲之
期期至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胥吏稟吾約
束者中爲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其罪不
復縱凡此皆所以示吾信余又問處事何以得其要謝
曰試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人便令於引上作三項開

人蔡語上

八

洪范

說某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見即時便見得
事因問當不用更看元詞謝子遂言曰吾每就事上着
工夫學只如喜怒逐日消磨須要去得盡余問吾丈應
是銷去多時曰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
句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舍
養始得余又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
便有恁地手段此方風俗至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
子貢稱孔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還這老子始得爲他與天
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
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
須從法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

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門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

素語上

九

卷

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窮天理只將拈起把筋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

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
做甚磨如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
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已孔子便不然
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為更不作
用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
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
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
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
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已
上底資質始得顏子猶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

他却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
來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為
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
生亦是為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
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謝子曰術者處事之名人涉世欲善處事必先更歷天
下之事事既更歷不盡必須觀古人準則只讀左傳亦
可以見矣如隱公欲為休老之計或勸之即真公以誠
告之其人不自安反見殺隱公失之不早決斷耳推此
類可以見其餘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得來

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
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余
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
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
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爲甚恁地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
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
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
根屋柱無根拆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
如人要富貴他要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
將斬斷便沒事

余問死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

李語上

十一

李

子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
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
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
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
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
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
道士圍碁又自外來亢欲接之道士封一碁子令將去
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
日却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來又如紫姑神不識
字底把着寫不得不信底把着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
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齊五日戒
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

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子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年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

夫在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洒掃應對上做起曰洒掃應對上學却似太瑣屑不展托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上一般只如洒掃不着此心怎洒掃得應對不着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此古人須要就洒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

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長識痛癢

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觀盥而不薦潔其誠矣何必薦也此所以為神道設教孔子不欲觀禘自既灌而往者此也

食正欲飽居正欲安無求飽求安之心可也敏於事則如天運而不息慎於言則正辭氣而出之也就有道而正焉非忘我者不能

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血氣之屬有陰陽牝牡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氏

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爲日以念爲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所當事者吾儒以名利關爲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爲難透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爲宗釋氏指性於天故蠢動含靈與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氏疑於無異然而不同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子開有大臣氣象不以言色假人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

素書上

十四

世

什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鬼神神之爲德盛矣乎

養氣延年則人勝天矣曰不外乎一氣耳

易之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蔽蒙不通者包之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藏怒宿怨包蒙也以愛兄之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也

凡事只是積其誠意自然動得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飢則爲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有根因拍庭前醅釀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他未有進處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

事父母有輕重否曰無輕重曰父母所見不同從父而母不悅順母而父不悅則如之何曰凡人子之所欲固有父母制之不得者矣苟欲兩順之獨無方便乎若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子也曰親之心或有逆於義理則亦以親之心爲心乎曰未論到此但只盡自家愛親之心苟盡矣或得罪於鄉黨州閭則歸之無可奈何耳所以從兄者爲愛親也故從此推去至於兼愛萬物

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途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

得淫出於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弃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
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並無徒羨底心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
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
便不用當初曾發此二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
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
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
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
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
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
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

人蔡語上

一六

洪

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
十數年過却如夢問何故却遲曰如射弓到滿時便難
開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煞長明道曰賢看某如此某
煞用工夫見理後須放開不放開只是守開又近於放
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即
是放開也

國史不特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六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七

上蔡先生語錄中

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識痛癢仁是識痛癢

曾氏本此下去儒之仁佛之覺

不知禮無以立使人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無亂

曾本此下去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謂君子也謂學為君子者也

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步始得

秦語中

本末

曾本云子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到一把放了底多半把放了者尤多少有鏃齊放者人有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因舉伯淳語曰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學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人多易住伯淳嘗有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闊步到峻處便住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作便是好歇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昔日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問子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體須

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不壞了權字

曾本云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又曰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不知小人何故有中庸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須着反字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非中也中無定體因指所執扇曰以長短言之則彼為中以輕重言之則此為中須權輕重以取中

吳本云因指所執扇曰謂扇頭為中則扇柄非中也須是以輕重之中為

中如此又却是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不壞了權字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

卷語口

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為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曾本云學者先須窮理因搖扇曰此亦有理物物皆有理自然之理也天也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為我理便是我格物窮理也格物必至於知至不知至是猶識金安知其非鍮石也故必知至然後能意誠窮理之至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問理

須物窮否曰理一而已一處理通觸處皆通物雖細者亦有理也

今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一作不可

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曾本去釋氏之與吾儒須認取精微處有非同非不同處須認得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

着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着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

曾本去問敬與慎同異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坐如尸立如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言動眡聽須是如顏子事斯語吳本有鄭始得字鄭

氏去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是不可須史離也曰固是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眡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因說伯淳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

儼然即之也温又去昔日用工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此下須去不合做底事至多着靜不妨與胡氏同昔伯淳先生教子子只管着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一邊

或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嘿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

人語中

四

陳明

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曰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曰初學莫未能和樂否曰雖不能便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

曾本去問執輕如不克是慎之貌也如何是敬之貌每遇事着心是否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始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否尋常矜持甚覺勞是否曰太矜持却不是如尋常做事用心過當却有失在勿

忘勿助間耳強有力者亦須做得徹然人亦須量力太強其心却成狂妄念起也且放去又問佛氏有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說曰豈免念起然須識得念起時又問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初學能至此否曰雖未能便至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此交相養之道也又問靜時悠悠思多如何去得曰能敬則悠悠思住不得自去

問言動非禮即可以止眇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即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人以慎言語為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箇氣味在胷中朝夕玩

味方可

曾本云問顏子請事斯語非禮則勿眇聽言動若言動非禮則止甚分明眇聽如何得合禮曰眇聽言動皆不可易易則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眇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眇聽不以我也胥失之矣又曰聖人以慎言語為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氣味在胷中朝夕玩味不須輕說與人不說與人吳本有是吝輕說與人人未必信況上五字使人生鄙悖之心却是自家不是須留在胷中且看尋常有此自得事在胷中別纔說了又別只看不言不語底人做得出惡來也毒

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爲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爲我也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曾本去問佛氏見得何故不肯就理曰既見了自是不肯就理因舉正叔眎伯淳墳侍行問儒佛之辨正叔指墳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爲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爲我也故自理去則見得牢亦自信得及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而

已恕天道也

卷中

六

曾本去問忠恕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勿願亦勿施諸人說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伯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如朱問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無意天因人者也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爲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能窮理窮是本無此上二字則便盡性性盡便知命因指屋

柱曰此木可以爲柱者理也其曲直者性也所以爲曲直者命理性命一而已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上志立則有根

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此學不可將以為善後學為人自是當為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却教誰做

曾本云二人初見請教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因指小樹子須是先生根本然後栽培又曰須是有諸已有諸已之謂信指小樹有箇根本在始培養灌溉能成就為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麼又曰此學不可將以為善後學為人

此下與胡氏本皆同

問眎聽言動合理而與禮不相合如何曰言動猶可以禮眎聽有甚禮文以斯眎以斯聽自然合理合理便合禮文循理便是復禮

曾本云問合眎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

朱語中

七

合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言動猶可以有禮文眎聽有甚禮文以斯眎以斯聽自然合理合這箇理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也只是壹箇敬字

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物則是箇實存誠則有物曰敬是存誠之道否曰是也須是體便見得

曾本云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也物則是箇實存誠則有物問敬是存誠之道否曰須是體便見得

學須是熟講

曾本云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之而已

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爲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矣

問孟子云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人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曰心性何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曾本云石問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知天事天如何曰事天又別問知天莫便能事天否曰不然且如今人莫不知有君父能事君父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朱曰事天工夫最難周曰事則是不違又問心與性

素語口

是如何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般只爲私心一本作意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與焉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是天地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是不勇與月攘一雞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曾本此下註云矯揉就中之謂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
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
此氣象方好

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
臨時權輕重以取中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
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爲一

曾本此下云便非天性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
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爲不善但非性之至
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

茶語中

九

李處

爲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
仁亦自在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
明道先生教子嘗曰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

曾本云論楚州徐仲車所論煞得中體却謂人不可
不作文猶且演義理作詩賦多是尋人意不到處遶
天十八遭走幾時曾教在宅中學者先學文鮮有能
至道又云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因舉伯淳語云
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黎云古禪老有遮眼之說蓋
有所得以經遮眼可也無所得所謂牛皮也須穿透
或以誠爲專意先生曰誠是實理不是專

曾本云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謂

專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為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曾本此下云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吳本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曾中在曾點看着正可笑爾學者不可着一事在曾中纔着此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以知言養氣為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齊語中

下

本堂

曾本云問養氣只是集義所生亦須壯其氣盛氣以作事否曰亦須壯着氣如今人有氣索時安能充其體況塞天地明道云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是孟子有此氣其下旁說大綱問知言養氣或謂辭氣是一回事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又問行有不慊於心或謂多不字曰慊是厭足之意看不厭足時人氣如何又曰要識浩然之氣於心得其正識取又曰志與氣交相養故下面論心然亦須外面養他問與元道相似否曰是氣與神合只是無配義與道又問如今有盛氣人作事不是却無忌憚此八字吳本作有能不慊否曰如此安能浩然是無虧欠時

或曰矜夸爲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己便有夸心立己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己之私則見理矣曰獨處時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日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却只稱其如此只爲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過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着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曰有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何也曰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却別有病處

曾本云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要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

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爲不合有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因說孟子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皆是有箇夸心如今老郎家亦恐不免又云有人愛騎好馬道長人精神意思古人有自爲衣服制度者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此所謂玩悅小兒家具然有曰因舉孟之反事子曰今人亦有能此又須要人知其不伐先生笑曰直如此巧此四字吳本又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夸勝爲矜有其善爲伐矜伐煞害事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

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弩脉皆爲有己立己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者勝之之謂也又問獨處無事時未必有此心纔遇事逢人此心便出不能忘我至末事如見人着好衣便愛着好衣未必是自家本意多是爲人曰子路衣敝緼袍許大子路却只以此稱他只謂心下無此等事打得過又云亦須就事上做工夫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處置與心自爲賞罰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又問有一般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不要夸勝人曰亦有之然人之病

不一此是賢病人却別有病處

或曰無學之人好惡直做得十分儒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先生曰真儒不到得窒礙不能變進乃腐儒爾此漢高所以慢罵者也

曾本云問堯夫論霍光周勃做得許大事六爲無學問無學問人做事好惡直到十分意謂儒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更前面有甚大事也不管不肯枉尺直尋是否先生曰此亦一說真儒不到得窒礙處不能通變乃腐儒爾此高祖所慢罵者因舉張良立太子却致四皓所謂納約自牖從人君明處納也

問學詩之法曰詩須諷味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

曾本云問學詩以何為先云先識取六義體面又問莫須於小序中求否云小序亦不盡更有詩中以下句證上句不可泥訓詁須諷味以得之發乎情止乎禮義便是法

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

問聞見比昔日全別唯是見義未能決烈便為未能得別如舊謝子曰使賢當初見二先生革一革便別須是有道理革之不革其舊安能從新不見異人當讀異書投壺非着意非不着意莫知其所以然而中此神之所為也但教每事如此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

素語

十三

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子被他折難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心隱於心

為學必以聖人為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降此寧足道乎

元承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伯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

孔小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七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看文字須是一看過領得方是理通

克己須是從性偏難去處克將去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矣

問思可去否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陳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釋氏所以不如吾儒無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却以理爲障礙然不可謂釋氏無見處但見了不肯就理諸公不須尋見處但且敬與窮理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然後成德故曰德不孤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唯某不曾錄常存着他

蔡語下

這意思寫在冊子上失了他這意思因言二劉各錄得數冊又去一段事纔錄得轉了一字便壞了一段意思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話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

也

邢七去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工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



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去子厚却如此不熟

古人千言萬語許多模樣只要得一箇是字

或舉伯淳語去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論及荆公勝流俗之說人多謂荆公以同己者為流俗某謂荆公此說起於方特立有為之前非解於行新法之後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為補不細

問患知道理如此不決烈便做常恤世俗人情毀譽覺得勝流俗之說甚好先生曰合做便做不須恤其他不恤世俗人情毀譽固好世俗人情有不害事者若故不

恤特異世俗致人毀笑以儒為戲或生鄙悖又却不是范彝叟欲同二程先生看蘄地黃明道率謝于謝以前輩為辭明道曰一般是人

明道嘗曰天理二字是某帖體出來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

觀洛陽議論子厚謂二程纔窮理當下便了盡性至命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因及夏侯節夫云此人不學天下有一般人不肯為惡只是泛泛地過有一般人未必便合天理却有可開警處

舉瑩中道呂源明只會作宰相石子植論其家學修相業去有之宰相也不難做只是公其心可以為相申公

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如用人於己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如徐鉉質論初成每篇數千字後刪改極簡可爲人君座右銘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唯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或云邢七好學明道云邢七二十年裏待做多少事豈肯學這底或云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謝云恨某生不早却辦得弟子之禮明道笑云賢却沒放過底事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坐必拜欲學堯

素書下

三

夫必亦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大立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須還知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某尋常纔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敬只是與事爲一未論得是不是問此有存主不逐彼去是敬之理否曰先有存主然後眎聽言動却汗漫了

且只認取與事爲一時便是敬其他說各是一理從容中道聖人也方做一事忘了其他亦不免顏子聞一知十之才猶自請事斯語

問多愛記事如明日有件事今日一日記着晚西有件事只今不肯放下至如事過又須追思知其非而無法以處之又每遇事多急躁常自訟之云事之未來不須預憂事之方至不須忙迫事之過去不須追悔終之以一毫不立唯覺而已然終未得如願先生云須有這箇道理處之某舊有疑疾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後行一氣法名五元化氣素問有其說而無其法初傳時云行之能於事無凝滯某行一遍兩月便覺其効問云所病心疾也而此法何以能平之答云氣能動其心和其氣

卷下

四

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矣其節皆是病端立問暢論敬云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以其說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不得

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與其得辜於州閭鄉黨寧孰諫是父母之過未至此不可諫也子曰煞有人爲孝悌按本子做不能以義處却致父母兄弟不睦者甚多極好笑先生然之明道云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持敬否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
答季向書云每聞進學甚力深慰此懷茲承見喻尤見
好悅豈不欲傾盡所知顧未識所疑安在難以毫楮而
泛論也然秦漢以來學雖不明而為善者不絕於天下
足下若能志於大者遠者不為目前移奪雖是非小有
失中大體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

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
勝窮理則一也

答胡康侯小簡云承進道之意浸確深所望於左右儒
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
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忽朱

朱語下

五

方作筆

君聞進學可喜向亦嘗講仁敬之說當不忘之遊於河
南之門者甚多不知從事于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
信此語也

又答簡云蓋如語錄只少却三兩字便血脉不貫其語
不活如春秋之說正如此幸亮之春秋大約如法家斷
例也折以中道耳承諭進學加功處甚善甚善若欲少
立得住做自家物須着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
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
得難以好事祈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
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
之理不然休說

揔老嘗問一官負云嘿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

得是得箇甚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八

卷四十八

